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河南省文联编

戏曲选辑

兩面红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戏曲选辑

兩面紅旗

河南省文联編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戏曲选辑

两面红旗

河南省文联编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地方国营洛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河南分店发行

*

豫选书号:506

787×1092 1/32 • 4 7/8 印张 • 3532行

1956年11月第1版 —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116册

统一书号: T10105.47

定 价 4角6分

編輯說明

自全國第二次文代会以來，由于黨的領導和各方面的關注，我省的文學創作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涌現出來相當數量的有才能的青年作者。他們滿怀着對生活的熱愛，寫出了許多生動的作品，不僅教育和鼓舞着讀者，推動了我們的建設事業，給我們的的生活添了光彩，同時也給我省文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开辟了無限廣闊的道路。為了檢閱我省近年來青年文學創作的成績，鼓勵青年作者相互學習，特在河南省青年文學創作會議召開之際，編印這套選集，定名為“河南青年文學創作選集”。

收入這套選集里的，是從1953年全國二次文代会以來，到1956年9月這三年中，我省報刊上發表的和我省青年作者在國內其它報刊上發表的比較優秀的作品。按小說、散文、詩歌、劇本、說唱文學等文學樣式，分編為四輯，計小說、散文兩輯，詩歌一輯，戲曲一輯，共四十餘萬字。在內容上，我們注意到題材的廣泛性，使能從更多方面來反映人民的生活鬥爭。有些作品，如李准同志的“不能走那條路”、“孟廣泰老头”，南丁同志的“檢驗工叶英”等，雖然比選集里所選的他們的作品有更大的社會影響，但由於已經一再出版，為讀者所熟知，這次選編時，就沒有再收進來。

“河南青年文學創作選集”的作者，大多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也選取了一部分三十多歲而從事創作時間較短或工農業余作者的作品。因為編選工作時間匆促，重要作品一定還會有遺漏，或取舍不妥的地方，希望作者、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河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

1956年9月

目 次

扔界石 (歌劇)	侯喜旺 (1)
赶 脚 (歌劇)	李 翎 (17)
兩面紅旗 (歌劇)	周西海 (34)
請獸醫 (墜子)	慕保柱 (48)
借扁担 (墜子)	張庚辛 (59)
渦河水 (墜子)	郁明堂 (70)
探親捉匪 (墜子)	張庚辛 慕保柱 (82)
海峽漁民 (墜子)	王元倫 (97)
幫 犁 (快書)	王宇楓 劉森棠 甄 才 (108)
打通輸水道 (快書)	趙廣臣 (119)
運糧隊走秦嶺 (快書)	万 良 焦乃積 (130)
一簣批評稿 (快書)	勝 冰 (142)

時間：中秋之夜。

地點：田野小河边。

人物：

張老漢——五十多歲。

李老漢——五十多歲。

幕啓，張老漢帶着鉄鍬、布袋上。

張老漢：（唱）

八月十五月兒圓，
挂在天空像玉盤，
家家戶戶慶中秋，
我一人悄悄出村前。
當年參加合作社，
不該脚踏兩家船。
暗在地邊埋界石，
想等到退社作証件。
誰想入社好處多，
日子越過越舒坦，
村上安了拖拉機站，
要用機器來耕田。

我一听又喜又耽心，
想起了界石还没挖；
等到把它犁出来，
这副老脸实难堪，
界石是块大石头，
碰坏了机器又怎么办？
这才是，自己栽上自己刨，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哟！到地方了！趁着没人瞅见，快刨！（唱）

顺着棗樹往正东，（步量）

走三步就是界石坑。

这兒是个丁字口，

西鄰李來南鄰程，

自从入了合作社，

三道地溝都犁平，

犁得平，我記得清，

界石就在正当中。（掘地）

哎！当初埋这么深干啥呀？（唱）

当初埋它这么深，

今天刨它費苦心。

埋界石我穿的是破夾襖，

刨界石我換了一身新。

破夾襖，一身新，

当初不能比如今，

当初思想不開竅，

如今跟社一条心。

一条心，一条心，
被人瞅見太丟人。（刨出）

界石裝到布袋里，
僂僂把它背回村。

哎！界石背回去有啥用呀！扔了算啦。（唱）

我把界石往河里扔，
叫它無影又無蹤。

朝着河堤往前走，（聞遠方有咳嗽聲）

啊！忽听遠處有人聲。（放下）

急忙捧把干土塊，

平平這個界石坑，

掂起界石躲一躲，

等人過去我再扔。

李老漢帶鉄畚、布袋上。

李老漢：（唱）

也怨孩子太年輕，

聽說擠社像發瘋。

再說不讓他把名報，

外人說我老不通；

再說隨他入了社，

咋想也覺得行不通；

只好入社先試試，

看看到底中不中。

我有田地二十畝，

河邊五畝最有名，

今天土地連成片，

只怕退社攪不清。

趁着旁人不知曉，

背塊界石埋地中。

到了。小棗樹以東三步為界，西邊是我的，南邊是程家的，往東就是張大哥家的了。（唱）

順着棗樹往正東，

這個地界記得清，

忙把界石栽上去，（掘地）

呀！怎麼越掘土越松？

上邊壓的干土塊，

下邊是個掘好的坑。

掘好的坑，真現成，

我忙把界石放當中。

正要把界石掏出來，張老漢一聲咳嗽驚動了他。

李老漢：誰呀？

張老漢：是我。

李老漢：是張大哥呀。

張老漢：是李老弟呀。

李老漢：（唱）

眼看天已一更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張老漢：（唱）

我沒問他他先問我，

叫我張嘴沒話說。

老弟，今天月光分外好，

我來河邊洗洗腳。

李老漢：（唱）

深更半夜來洗腳，
他的心事我難摸，
各人自走各人路，
井是井來河是河。
趕快把他支應走，
疆界石別讓他歇着。
大哥，你日子過的太儉省，
燒盆洗腳水值幾個？
秋天河水冰冰涼，
凍病了可是划不着。
還是趕快回去吧，
免得花錢又吃藥。

張老漢：（唱）

說我害病也不錯，
心病害了三年多，
界石好像埋心里，
天天耽心露馬脚。
剛剛把它刨出來，
偏偏碰見他來囉嗦。
趕快把他支應走，
我好把界石扔下河。
老弟，停停我就要回去，
你是不是也來坐一坐？

李老漢（唱）

我想讓他先走開，

才好去把界石栽，
看样子他还不想走，
这事叫我怎安排？
大哥，要回去你先回去吧，
我到东莊就回来。

張老漢：（唱）

你到东莊有啥事？
怎么还掂个大布袋？

李老漢：这……这……（唱），

布袋本是借来的，
顺便给人捎回去。

張老漢：（唱）

捎回去，捎回去，
沉甸甸装的啥东西？

李老漢：那是，那是……个大西瓜。

張老漢：不像，西瓜是圆的呀。（唱）

看他慌忙又失急，
布袋里一定有玄虚。

想他入社时，

三心又二意，

土地入了股，

有点舍不得，

自从入社后，

常常受教育，

一定是栽了界石又想刨，

和我一样嫌丑气。

今天这事想瞞我，
怎知是我干过的！
待我上前逗一逗，
看他怎样盖过去！
老弟，西瓜打開吃了吧！

（上前去摸）

李老漢：（發現張老漢的布袋）大哥！（唱）
你屁股下坐的啥东西？

張老漢：（慌忙又坐下來）这，这……（唱）
这是一条大布袋，
拿来用它擦脚哩。

李老漢：（唱）
擦脚哩，擦脚哩，
沉甸甸裝的啥东西？

張老漢：那是……那是……半路上我拾了塊糙布石。

李老漢：不像，糙布石咋有角有楞的呀？（唱）
看他慌忙又失急，
布袋里一定有玄虛。

記得三年前，
合作社剛成立，
他不願入社，
別不过他閨女，
土地連成片，
要用拖拉機，
一定是埋塊界石留暗記，
跟我一樣費心機。

待我上前逗一逗，
看他还有啥言語？
大哥，槌布石讓我看吧，

張老漢：（唱）不看吧，槌布石還有啥稀奇？

李老漢：（唱）

不看不看就不看，
別耽誤你洗腳……

張老漢：（接唱）……別耽誤你走親戚。

張老漢：（合唱）
李老漢：（合唱）

你催我來我催你，
誰也不想走頭里，
提起布袋拿起畚，
弄得^{扔也扔}_{栽也栽}不及。
朝着村莊往前走，

張老漢：（唱）老弟，上東莊你咋往正西？

李老漢：（唱）

天色太晚不去了，
我想回家去休息。

張老漢：（唱）回家咱倆一齊走，

李老漢：（唱）各背各的沉東西。

張老漢：（唱）老弟，入社後你進步不算慢，

李老漢：（唱）大哥，比你可是比不及。

張老漢：（唱）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合作社對咱有教育。

李老漢：（唱）

有教育？啥教育？

張老漢：（唱）咱算懂得了社会主义。

李老漢：（唱）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只怕咱倆等不及。

張老漢：（唱）

等得及，等得及，

眼看就用拖拉机。

李老漢：（唱）

拖拉机犁地成大片，

再难分地是誰家的。

張老漢：（唱）我也曾經这样想，

李老漢：你也这样想过？

張老漢：（唱）光怕变成大和泥。

李老漢：是嘛。

張老漢：（唱）心想留个啥暗記，

李老漢：噢，你也是來栽記号來了。

張老漢：（唱）

哎！說到這我也不瞞你。

三年前，秋風起，

我翻身下床披上衣，

掂塊界石出門走，

偷偷埋在地頭起，

我心想，管你入股不入股，

反正我有老主意。

等到退社抽土地，
地边地界有暗記。

李老漢：（唱）

別看你，年紀老，
事情想的真周到，
栽下地界留暗記，
免得日后有爭吵。
咱倆心思都一样，
今天碰得实在巧。

張老漢：（唱）

碰得巧，碰得巧，
千萬別讓外人曉，
年輕人要是知道了，
又要拿咱來取笑。

李老漢：你辦事真嚴謹啊，埋了二、三年，沒人曉得。

張老漢：（唱）

界石埋了二、三年，
我心里好像塞塊磚，
頭一年……

李老漢：（唱）……試試看，

張老漢：（唱）

天天腳踏兩家船，
社剛成立投資大，
比往年多見一點點，
我心想，合作社不过这个样，
一人難長四只拳。

再說退社自己干，
看着那高驕大馬怪喜欢，
再說把界石挖出來，
誰曉得明年合算不合算？

李老漢：（唱）

还是大哥看得远，
还是大哥想得全。
反正界石漚不爛，
啥時候出社啥時候挖。

張老漢：（唱）第二年……

李老漢：（唱）……再試試看，

張老漢：（唱）

再試試到哪一天？
收过麥后不下雨，
土地晒得崩崩干，
大秋旱得搭拉头，
小秋种不到地里边。
合作社開了緊急会，
男女社員把井挖，
打了这眼打那眼，
解放式水車井上安，
黑天白日來澆地，
你來我往輪換班。
到秋后，大秋小秋都丰產，
我又在心里犯惦算：
看起來，幸虧我入了合作社，

要不然，准是愁吃又愁穿。

李老漢：（唱）

你說這話我相信，
合作社人多家具全；
不怕旱，不怕淹，
確實人能戰勝天。
只不过，旱澇不是年年有，
叫我看，這也不算啥稀罕。

張老漢：（唱）

當時我也這樣想，
總不能年年鬧荒旱。
這也只不过碰巧了，
合作社幫我渡過這一關。
一天一天都過去，
我又沒把界石挖。
第三年……

李老漢：（唱）……是個豐收年，

張老漢：（唱）

合作社勁頭火朝天。
玉米人工來授粉，
棉種都用藥水拌，
買來馬拉收割機，
嘖嘖啦啦一大片，
又省力气又出活，
叫我越看越喜歡。
到了秋後算一算，